

又獲一甲首。索正義。有告正義。肩山形氏陣戰死。忠廣曰。成瀨先我乎。廼揮從者。還聞其狀。直衝信玄。麾下死之。常山紀談

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

中山家範。狩野一菴。皆北條氏輝臣也。小田原之役。氏輝使橫地監物。及家範一菴。留守八王寺城。豐臣氏將上杉景勝。前田利家。帥師來圍家範一菴。謂衆曰。我受奧州厚恩。今敵來迫。是效節致命之秋也。汝等欲逃則逃。我不汝恨。衆感激請其死。

陸奥守氏輝

助六郎昭守
左助信吉

既而外兵蟻附。攻城甚急。家範一菴拒戰死之。士卒三百人悉死。秀吉及事平。東照公收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。昭守信吉。祿之。信吉稱備前守。後更稱勘解由。諸家大秘錄常侍左右。慶長之初。從公在伏見。有盜與群下雜居。欲竊佩刀。信吉見之。赤手縛盜。衆服其勇。公嘆賞曰。吾且用汝作舟楫。乃命為公子賴房傳。賴房封于水戶。年幼未能就國。信吉奉命往視國政。奉上接下。衆士倚賴焉。羅山賴房稍長。喜任俠。好奇服。裝佩刀以黃金。信吉

名節錄 卷之二
數諫不聽時。公既薨。台德公聞之不憚。召信吉。信吉入見。閣老曰。殿下所以召臣者。問寡君之事也。以實對。是彰主過也。不對則欺上也。進退維谷。不如屏居。俟罪。乃趨出。閣老留之。不聽。歸見賴房。具白其狀。因大諫曰。臣死不足愛也。獨所憾者有三焉。臣不肖。不能讜論。嘗言以匡君過。一也。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。而亾狀至此。深負付託之意。先公而在。何面目見之。二也。左右小人。迎君之惡。虧損盛德。臣非不知也。而不能誅之。三也。臣雖死。

遊魂不離左右。願君悛之。賴房大感悟。直推金裝刀。脫奇服。賜之左右。謂信吉曰。自今而後。吾能自新矣。初。信吉之出也。閣老以聞。公悅曰。賴房行事必悛矣。果如其言。駿河土產賴房多子。而未置嗣。大猷公命信吉擇諸子。信吉至水戶。見諸公子。察其賢否。諸公子皆修飾出見。公子光國甫六歲。見信吉呼翁。直把盤上打鯛。賜之。信吉大喜。抱光國曰。真我嗣君也。乃還白之。遂立為世子。即義公也。

世稱其識鑒。

義公行實

問官好高

問官好高。稱豐前守。北條氏臣也。豐臣氏之討北條氏也。好高與子式部孫彥次郎屬北條氏勝守山中城。彥次郎時年十五。好高誠之曰。敵勢方張。吾知不免。汝宜速如小田原。從主公生死以之。彥次郎曰。今事急。假令兒在外。猶當赴父祖之難。况同在一城。豈可復離左右哉。固請共死。好高瞋眼曰。吾何嘗教汝偷生。顧國家之計如何而已。汝執拗不從命。情義自是絕矣。彥次郎垂泣而去。於是

好高與式部出守岱崎砦。力戰死之。關東古戰錄

佐野了伯

佐野了伯。佐野城主。佐野宗綱弟也。削髮為天德寺主。天正十三年。宗綱沒無嗣。了伯欲以佐竹義宣之族為嗣。其老大貫某。竹澤某等不肯。迎北條氏政弟氏忠立為嗣。了伯怒。去如京師。隱黑谷。藩諱。本書唯書天德寺而已。不載其名。今據關東古戰錄書之。按烈祖成績。天德寺者。宗綱父小太郎昌綱弟也。未知是否。及豐臣秀吉征北條氏。召了伯為鄉導。招降佐野氏舊臣。時氏忠在小田原。留守將士皆

應了伯獨大貫氏不從乃攻殺之秀吉以了伯為
 佐野城主了伯辭之請以富田左近將監次子政
 綱為宗綱後許之藩翰譜成績按古戰錄秀吉滅北
 條氏使了伯還俗為佐野城主受
名政綱誤了伯為人智辯重義嘗招琵琶法師演平語
 曰為我奏悲愴曲對曰諾乃奏佐佐木高綱宇治
 川曲了伯愴然涕下奏闕又請一曲奏那須宗高
 扇的曲復愴然出涕後語左右曰前日平語於汝
 如何咸對曰絕妙獨怪二曲皆勇氣奮發快人胸
 懷而君獨悲之何也了伯歎曰吾今而後知汝輩

皆不足賴也夫高綱所騎之馬源右將不予之其
 親弟與其寵臣而獨賜之高綱高綱矢右將曰臣
 不先衆騎渡宇治川不復生還如宗高亦然源判
 官熊貔之士固不乏也而宗高拔於衆獨騎向海
 中兩軍皆息戰觀焉當是時若射不中宗高必割
 腹死二子者先決之胸中矣以是察其情我安得
 不為之悲哉我臨戰常以二子之心為心故聽其
 曲不堪其感汝等勇唯任血氣非出其實臨事豈
 足恃哉常山紀談

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

武田信繁。武田信玄弟也。父信虎愛信繁。欲立為嗣。群臣皆服信玄。信玄終逐信虎自立。信繁事信玄。謹慎數有功。信玄亦不之疑也。駿臺雜話天文十四年。信玄使信繁平諏訪賴茂餘黨。甲陽軍鑑二十三年八月。從擊上杉輝虎於川中島。敗之。乘勝追躡。既而敵將宇佐美定行橫衝我軍。我軍不利。濟御幣河。退輝虎獨騎來薄麾下。拔刀斫信玄。信玄扞戰。被剗脫走。信繁在後軍。聞急。以七十騎馳隔河望。

見輝虎呼而求戰。相搏河中死之。

川中島五戰記按甲陽軍鑑係

永祿四年九月信繁嘗誡其子曰。事君勿敢懷二心。雖得

殊寵。慎勿出入後庭。

駿臺雜話甲陽軍鑑

仁科信盛稱五郎。武田信玄子也。天正十年二月。勝賴軍諏訪。分遣諸將守要害。使信盛守高遠城。小山田昌辰助之。織田信忠引兵十餘萬。自木曾入德川氏。自駿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。諏訪軍潰。勝賴走歸新府。諸城皆陷。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。信忠合兵來圍。使僧某入說曰。國中盡叛。勝

賴亾在旦夕。子等欲爲誰守。宜速降。信盛昌辰執使者。截其耳鼻。放還之曰。惟有戰已。不知其他。信忠怒。四面薄城。昌辰等出拒不利。退閉門。敵兵踰城入。諏訪莊右衛門妻。擐甲揮薙刀。斬敵七八騎。而自殺。信忠登陴指揮士卒。信盛昌辰注目信忠。以槍鏃之。不中。敵兵競入。信盛與昌辰莊右衛門。渡邊半大夫。春日河內守。原隼人等十八人。入正廳。殊死戰。敵不敢近。會敵將森勝藏撤屋板下射。城兵死傷略盡。信盛乃自屠。擗腸擲之壁上而死。

年十九。昌辰以下皆死之。

武家閑談

論曰。嗚呼。人之善惡。豈因同氣哉。武田信繁之於信虎。仁科信盛之於信玄。父子操行之不同。如薰蕕相反。高遠之役。從信盛死者。如小山田昌辰。諏訪莊右衛門夫妻。皆勇烈凜然。可謂忠於所事矣。

馬場信房

馬場信房。稱民部。後更稱美濃守。武田氏臣也。爲人才武有權略。天文二十二年夏。從信玄擊小笠原長清於桔梗原。破之。元龜元年。從入伊豆。與小

山田兵部將前軍。攻韭山。北條氏政來救。信房兵部。上箱根山。擊破氏政兵。天正元年春。從略美濃。為先鋒。攻岩村城。織田信長將兵一萬來救。信房以八百人擊破之。拔岩村。信長脫走。四月。信玄卒。子勝賴立。九月。信房從勝賴。巡視遠江境上。掛川城將石川日向。伏銃手入坂。狙射勝賴。信房遣兵搜索走之。擒一人獻之。勝賴為人慄悍。自信玄卒。數出兵駿河。遠江。嬖臣長坂長閑。跡部勝資用事。宿將多被讒間。政大亂。信房深憂之。甲陽軍鑑三年五

長左衛門某晚號長閑大炊勝資

月。勝賴將兵二萬。攻長後城。城將奧平信昌告急。東照公。公與織田信長來救。兵凡七萬。植柵三層。守以銃手。勝賴欲戰。信房與山縣昌景。內藤昌豐等。交諫曰。眾寡不較。請還軍。勝賴謀之。長閑勝資。長閑勝資素與信房。昌豐等有隙。因說曰。君欲戰。而諸將強止之。是輕君也。且成敗在天。豈在眾寡乎。君勿聽老怯之言。勝賴然之。乃下令曰。詰朝決戰。信房憂懣。與昌景。昌豐等。俱出巡視地形。至清田。臨流。謂昌景等曰。明日之戰。吾不知死處。

三郎兵衛昌景本姓飯富修理昌豐

欲與諸君訣飲。倉卒無緣辨飲饌。今以水易酒。如何。昌景等亦豫期死。咸曰可。於是酌流交酬。醉灑涕歸營。翌日。信房為先鋒。與織田氏兵戰。卻之。進薄柵。敵萬銃齊發。飛丸如雨。會昌景等與德川氏兵戰。死之。軍大敗。信房盡亡其兵。乃退登小阜。顧視敗兵。勝賴方與麾下兵數十騎卻走。真田昌輝亦退。聞其兄信綱死。即回馬馳至。謂信房曰。家兄死何處。吾將共死。信房曰。令兄死柵前。敵旣充塞。吾欲死於此。子可與俱乎。昌輝乃交馬並立。旣而

兵部昌輝
源太左衛門信綱一作則之

追兵至。信房不應。昌輝促之。信房曰。請暫待焉。良久。遙望勝賴已遠矣。乃曰。吾可以死矣。與昌輝連鋒。肩敵軍死。落穗集年六十一。信房自十七歲從軍。大小數十百戰。所向無不勝。未嘗被創。或問其故。曰。臨戰先謀其可勝而進。故其勝全。又曰。吾野戰倣小幡山城。攻城倣山本道鬼。甲陽年鑑

高坂昌宜

高坂昌宜。本姓春日。稱彈正。甲斐人。父曰大隅。世住伊澤。為豪農。大隅沒。昌宜幼。與姊夫某爭田。訴

之。不勝。昌宣遂仕國主武田信玄。得寵爲近 equal 及壯數從軍。以功爲隊將。弘治二年。信玄命昌宣守海津城。小幡山城爲副。以備上杉氏。天正元年。信玄卒。子勝賴立。昌宣與山縣昌景。馬場信房。內藤昌豐等。奉遺命勸勝賴與上杉氏和。嬖臣長坂長閑。跡部勝資沮之。二嬖自信。玄時用事。至勝賴益被信任。專威權。二年二月。勝賴將兵入東美濃。拔二城。七月。略遠江。攻下高天神。凱旋宴諸將。昌宣與內藤昌豐相謂曰。我武田氏之亾。其兆於此。

矣。二嬖詰問其故。昌宣曰。向取美濃數城。今又有高天神之捷。自是主公狙勝。不復用諫。與織田德川接鋒。一敗我輩皆致死。而後國從之。是非因此捷耶。二嬖啣之。昌宣說勝賴曰。請還侵地於織田德川。與之講和。移擊彼之兵。以取償於東國。二嬖曰。結好仇讎之國。置西而東。非計也。况返已取之地乎。願君勿聽。勝賴以爲然。益圖西伐。甲陽軍鑑三年。勝賴出兵遠江。攻長筱城。織田德川二氏大舉來救。勝賴欲戰。山縣昌景。馬場信房。內藤昌豐等交

諫勝賴不聽。軍大敗。昌景以下皆死之。勝賴脫身走。時昌宣在海津。預慮其敗。使小幡山城留守。自率兵發川中島。路得敗報。乃至小馬場。迎饗勝賴。勝賴曰。我悔不用老臣之言。取挫衄。無面目對汝。昌宣曰。君妙齡。縱欲戰。老臣以死諫之。則君安得獨戰乎。雖然。此輩皆與臣等俱從先公。積功勞。令已殞命。豈非可惜耶。願君勿再誤。落穗集軍旣歸。昌宣因說勝賴與北條氏政議和約婚。勝賴從之。四年。昌宣從巡視遠江境上。東照公將八千人軍。

橫須賀城側。兵銳甚。勝賴分兵爲十七隊。自率輕兵巡城傍。昌宣見之。馳馬追諫。勝賴曰。長筱敗衄之後。我兵皆喪氣。無固志。今深入客地。以傷瘳之餘。當新勝之敵。恐隻騎不得歸。奈何。乘危不以爲懼也。勝賴曰。去歲取敗者。因有信長之接耳。彼何得抗我。昌宣垂涕曰。先公遺臣盡於長筱。獨有老條氏政妹。昌宣語人曰。今夕吾始得高枕。明年昌宣以病沒。昌宣爲人忠勇。屢規諫勝賴。二變歷忌